清史稿/卷29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九十六 ◄

清史稿
卷二百九十七

► 卷二百九十八

列傳八十四

查郎阿傅爾丹馬爾賽李杕慶復李質粹張廣泗

查郎阿，字松莊，納喇氏，滿洲鑲白旗人。曾祖章泰，以軍功授拖沙喇哈番。祖查爾海，復以軍功進一等阿達哈哈番。父色思特，死烏闌布通之戰。查郎阿襲世職，兼佐領，遷參領。雍正元年，授吏部郎中。二年，超擢侍郎，署鑲黃旗滿洲都統。五年，遷左都御史，仍治吏部事。是歲冬，西藏噶布倫阿爾布巴等為亂，戕總理藏務貝子康濟鼐，扎薩克台吉頗羅鼐馳聞，上命查郎阿偕副都統邁祿率兵入藏。六年，擢尚書。秋，師至藏，駐藏副都統馬喇等已擒阿爾布巴，即按誅之，並殲其餘黨。查郎阿奏移達賴喇嘛暫居里塘，留兵二千交駐藏大臣調遣；又奏請以頗羅鼐總理後藏，而前藏達賴喇嘛未還，畢昭新授噶布倫，慮未妥協，並令頗羅鼐兼領：皆從之。

七年，命查郎阿至西安，留佐川陝總督岳鍾琪，專理軍需。鍾琪授大將軍，出師，令署川陝總督兼西安將軍，加太子少保。八年，命往肅州專理軍需。九年，析置四川、陝西兩總督，查郎阿改署陝西總督。十年，召鍾琪還京師，以查郎阿署寧遠大將軍，命大學士鄂爾泰馳驛往肅州授方略，並賜白金萬。十一年，疏劾副將紀成斌防廋集、總兵張元佐防無克克嶺，敵入掠糧車，漫無偵察。上命斬成斌，元佐坐降調。又劾總兵曹勳防哈密，縱賊妄報，上命斬勳。又劾副都統阿克山、觀音保牧馬多死，玩悞軍事，下部議當斬。查郎阿復奏阿克山、觀音保所部兵久居南方，不知牧馬法，視退縮竊換者有間，請

暫免死，今於通衢荷校，遍示諸軍。

十三年，噶爾丹策淩乞和，命查郎阿撤兵。奏請留兵戍哈密及三堡沙棗爾、塔勒納沁諸城，並於南山大坂、無克克嶺、塔勒納沁河源分設斥堠，又奏於安西及赤金、靖逆、柳溝、布隆吉爾、橋灣五處分兵駐防，部議如所請。授文華殿大學士，兼兵部尚書，仍改陝西總督為川陝總督。乾隆元年，疏言甘肅地瘠，請撥陝西倉糧預籌協濟，命會巡撫劉於義確議。尋請撥陝西倉糧八萬石運貯慶陽、涇州、靜寧、固原諸處，從之。疏劾甘肅巡撫許容匿災營私，上命奪容官逮治。秋，入覲，諭速回任。奏言：「軍中馬駝被竊，當責大將軍償補。雍正十年以前，岳鍾琪任之；十一年，臣任之。惟鄂爾多斯牧廠所失及歷年馬駝多斃，請免追償。」上許之。三年，奏劾肅州道黃文煒、軍需道沈青崖等侵帑，並及於義徇庇，遣左都御史馬爾泰會鞫論罪。

章嘉呼圖克圖請以里塘、巴塘畀達賴喇嘛，查郎阿奏：「聖祖時克西藏，收里塘、巴塘內屬。章嘉呼圖克圖以日用不敷為辭，藏中大小廟千餘，常住喇嘛四十餘萬，需用良鉅。請視里塘、巴塘諸地每歲徵收數目，以打箭爐商稅撥予達賴喇嘛，地仍內屬如故。」上嘉納之。寧夏地震，查郎阿馳往賑撫。五年，命還京入閣治事，加太子太保。六年，命與侍郎阿里衮清察黑龍江、吉林烏喇開墾地畝。十二年，以衰病，命致仕。尋卒。

傅爾丹，瓜爾佳氏，滿洲鑲黃旗人，費英東曾孫，倭黑子也。康熙二十年，襲三等公，兼佐領，授散秩大臣。四十三年，上西巡，駐蹕祁縣鄭家莊，於行宮前閱太原城守兵騎射。有卒馬驚逸近禦仗，傅爾丹直前勒止之，捽其人下。上悅，諭獎傅爾丹，賜貂皮褂。尋授正白旗蒙古都統。四十八年，授領侍衛內大臣。五十四年，以託疾未入直，罷領侍衛內大臣。命率土默特兵千赴烏蘭固木等處屯田。五十六年，复授領侍衛內大臣。

師討噶爾丹，授富寧安靖逆將軍，出西路；傅爾丹振武將軍，出北路：駐軍阿爾泰。五十七年，疏請與富寧安分路進兵，諭定師期。傅爾丹請與征西將軍祁里德將萬二千人，以七月出布魯爾，直抵額爾齊斯河。會策妄阿喇布坦使來乞和，令暫停進取，繕兵防守。上欲於烏蘭固木、科布多築城衛喀爾喀游牧，命傅爾丹相度具奏。五十八年春，傅爾丹疏請築城鄂勒齊圖郭勒，上以鄂勒齊圖郭勒距師遠，命更於科布多築城。傅爾丹复疏言：「科布多阻大河，材木難致。請築城察罕廋爾，距鄂勒齊圖郭勒千里，中設十一站。」上從之。五十九年，將八千人自布拉罕進次格爾額爾格，準噶爾兵潰，擊斬二百餘級，擒宰桑等百餘，盡降其眾。又焚烏蘭呼濟爾敵糧，引還。雍正元年，命兼統祁里德軍，分兵駐巴里坤。三年，召還，授內大臣。四年，授黑龍江將軍。六年，授吏部尚書，賜

雙眼孔雀翎。

初，青海羅卜藏丹津敗走，準噶爾策妄阿喇布坦納之。上屢遣使索獻，策妄阿喇布坦亦遣使請和，上罷兩路兵，久之議未決。策妄阿喇布坦死，子噶爾丹策零嗣，屢犯邊。七年二月，上命廷臣集議，大學士硃軾、左都御史沈近思皆言天時未至，副都統達福亦言不可，惟大學士張廷玉贊用兵，上意乃決，復出師。命傅爾丹為靖邊大將軍，出北路；發京師八旗兵六千、車騎營兵九千、奉天等處兵八千八百，以巴賚為副將軍，順承郡王錫保掌振武將軍印，陳泰、袞泰、石禮哈、岱豪、達福、覺羅海蘭為參贊。定壽將前鋒，魏麟、閔文繡將車騎營，納秦將奉天兵，塔爾岱、西彌賴將索倫兵，費雅思哈將寧古塔兵，阿三將右衛兵，素圖將寧夏兵，承保、常祿將察哈爾兵，馬爾齊、袞布將土默特兵，丹巴、沙津達賴將喀喇沁、土默特兵，法敏、伊都立、巴泰、西琳、傅德理餉，永國護印。上祭告太廟，幸南苑閱車騎營兵，禦太和殿行授鉞禮，賜傅爾丹御用朝珠、黃帶、紫轡、白金五千，加少保。出駐阿爾泰。八年，噶爾丹策零表請執羅卜藏丹津以獻，上命緩進兵。尋召與兵鍾琪同詣京師議軍事，遣還軍。九年，疏言科布多為進兵孔道，請仍於此築城，下廷議，如所請。

五月，傅爾丹移軍科布多，噶爾丹策零遣所部嗒蘇爾海丹巴為間，為守卡侍衛所獲，詰之，曰：「噶爾丹策零發兵三萬，使大策零敦多卜、小策零敦多卜分將犯北路。小策零敦多卜已至察罕哈達，大策零敦多卜以事宿留未至。」傅爾丹信其語，計及其未集擊之。令選兵萬人，循科布多河西以進，素圖、岱豪為前鋒，定壽等領第一隊，馬爾薩等領第二隊，傅爾丹舉大兵繼其後，令袞泰護築城，陳泰屯科布多河東，斷奇蘭道。六月庚子，師發科布多，定壽等進次扎克賽河，獲准噶爾邏卒，言距察罕哈達止三日程，準噶爾兵不過千人，未立營。傅爾丹命乘夜速進，行數日不見敵。戊申，獲諜，言準噶爾兵二千屯博克托嶺。傅爾丹遣素圖、岱豪將三千人往擊之。敵出羸兵誘師，而伏二萬人谷中。己酉，定壽師次庫列圖嶺，遇敵，斬四百餘級，敵驅駝馬踰嶺遁。

庚戌，傅爾丹師至，素圖、定壽皆會。辛亥，逐敵入谷，伏發，據高阜衝擊。傅爾丹督戰，殺敵千餘，塔爾岱、馬爾齊督兵奪西山，敵據險，師攻之不能克。壬子，傅爾丹令移軍和通呼爾哈諾爾，定壽、素圖、覺羅海蘭、常祿、西彌賴據山梁東，塔爾岱、馬爾齊據其西，承保居中，馬爾薩出其東，達福、岱豪當前，舒楞額、沙津達賴等護後。師甫移，敵力攻山梁東西二軍，定壽等奮戰。大風雨雹，師為敵所圍。傅爾丹遣兵援塔爾岱出，又令承保援定壽，日暮，圍未解。癸丑，海蘭突圍出，定壽、素圖、馬爾齊皆自殺；西彌賴令索倫兵赴援，兵潰，亦自殺。甲寅，敵環攻大營，傅爾丹督兵御之，殺敵

五百餘。科爾沁兵潰，沙津達賴奮戰入敵陣，師望見其纛，曰：「土默特兵陷賊矣！」遂大潰。乙卯，永國、海蘭、岱豪皆自殺。傅爾丹雜士伍中以出。敵大集，查弼納、巴賽、達福、馬爾薩、舒楞額皆戰死。傅爾丹率殘兵渡哈爾噶納河，敵追至，擊殺五百餘人。七月壬戌朔，還至科布多，收餘兵僅存二千餘。

方戰，科爾沁蒙古兵先敗，傅爾丹聞人言，謂先敗者土默特兵也。劾沙津達賴，論斬。歸化城土默特副都統袞布降敵，戮其孥。傅爾丹疏請罪，上諭曰：「損兵誠有罪，朕因爾等竭蹶力戰，特寬恕之。痛惻難忍，不覺淚下！解朕親束帶賜傅爾丹。爾等毋妄動，敵至能堅守，即爾等之功。科布多不能守，可還軍察罕廋爾。」傅爾丹复疏請罪，上諭曰：「輕信賊言，冒險深入，中賊詭計，是爾之罪。至不肯輕生自殺，力戰全歸，此爾能辨別輕重。事定，朕自有處置。」尋命以錫保為靖邊大將軍，傅爾丹掌振武將軍印，協辦軍務。十年七月，準噶爾侵烏遜珠勒，錫保令傅爾丹將三千人御之，敗績。錫保疏劾，罷領侍衛內大臣、振武將軍，削公爵。十一年，錫保再疏劾傅爾丹，上察傅爾丹兵寡，原其罪，命留軍效力。

十三年，伊都立等侵軍餉事發，辭連傅爾丹，命侍郎海望逮詣京師下獄，並追論和通呼爾哈諾爾及烏遜珠勒失機罪，王大臣等依律擬斬。命未下，世宗崩，高宗即位，命改監候。乾隆四年，與岳鍾琪並釋出獄。十三年，師討大金川未下，授內大臣、護軍統領，赴軍，尋命署川陝總督，與鍾琪治軍事。大學士傅恆出為經略，奏傅爾丹衰老，惟熟於管理滿洲兵，請專治營壘諸事。十四年，命為參贊。大金川師罷，授黑龍江將軍。十七年，卒，賜祭葬，謚溫慤。子兆德，襲爵；哈達哈，自有傳。

傅爾丹頎然岳立，面微赬，美鬚髯。其為大將軍，廷玉實薦之。鍾琪嘗過其帳，見壁上刀槊森然，問：「安用此？」傅爾丹曰：「此吾所素習者，懸以勵眾。」鍾琪出曰：「為大將，不恃謀而恃勇，敗矣！」

馬爾賽，馬佳氏，滿洲正黃旗人，大學士、三等公圖海孫。馬爾賽，襲爵。康熙間，迭授護軍統領、鑲黃旗蒙古都統、領侍衛內大臣，掌鑾儀衛事。雍正二年，加贈圖海一等公，號曰忠達，仍以馬爾賽襲。調鑲藍旗滿洲。六年，授武英殿大學士，兼吏部尚書。八年，命與大學士張廷玉、蔣廷錫詳議軍行事宜。尋以翊贊機務，加一等阿達哈哈番世職。

九年，靖邊大將軍傅爾丹討噶爾丹策零，師敗績。授撫遠大將軍，調西路副將軍覺羅伊

禮佈為參贊，率師駐圖拉。馬爾賽師行，聞準噶爾將犯科布多，奏請暫駐第十五台。俄聞準噶爾兵屯科布多近處，又奏請進駐察罕廋爾；既又聞準噶爾兵至奎素，復奏請調蒙、漢兵七千人赴推河。上責馬爾賽　展轉不定，命駐第十四台待命。旋命將蒙、漢兵五千人駐翁袞。上解傅爾丹靖邊大將軍印授順承郡王錫保，諭馬爾賽，蒙古諸扎薩克俱遵靖邊大將軍調遣，不得以撫遠大將軍印有所徵發。尋改授撫遠將軍，駐紮克拜達里克。

十年秋，準噶爾大舉內犯，掠喀爾喀諸部。喀爾喀親王策棱與戰額爾德尼昭，大破之，餘眾循鄂爾昆河源走推河。錫保劄馬爾賽，令與建勳將軍達爾濟合軍截擊，喀爾喀親王丹津多爾濟亦馳報，促馬爾賽發兵。馬爾賽集諸將議，諾爾琿曰：「我等當速發兵迎截，遲且將不及。」諸將皆和之，獨都統李杕以為但當守城，馬爾賽以杕言為然。諾爾琿、博爾屯等力請，傅鼐至跪求，馬爾賽持不可。達爾濟遣使約會師，馬爾賽終不應。士卒登城見敵過，奮欲出擊，參贊胡琳、傅鼐不待馬爾賽令，將所部以出，馬爾賽乃與偕行。至博木喀拉，令欽拜將七百人逐敵，馬爾賽引還。準噶爾兵去已遠，欽拜等亦無所獲而返。胡琳、欽拜、博爾屯、諾爾琿等先後疏報，上命奪馬爾賽官爵治罪，錫保等請誅馬爾賽及杕，部議當貽誤軍機律斬。十二月，遣副都統索林赴扎克拜達里克，斬馬爾賽。

李杕，漢軍鑲藍旗人，李國翰四世孫。降襲三等伯，累擢至廣州將軍。坐駐防兵閧巡撫官廨，逮京師論斬，上貸之，复授都統，仍令襲爵。至是，責其一言僨事，罪與馬爾賽等，奪官爵，論斬。

慶復，字瑞園，佟佳氏，滿州鑲黃旗人，佟國維第六子。雍正五年，襲一等公，授散秩大臣。遷鑾儀使，兼領武備院事。七年，授正白旗漢軍副都統。八年，遷正藍旗漢軍都統。九年，列議政大臣。十一年，授工部尚書，署刑部，調戶部。十二年，授領侍衛內大臣。十三年，高宗即位，命代平郡王福彭為定邊大將軍，出北路。乾隆元年，準噶爾乞和，罷兵。慶復請沿邊設卡倫，以侍衛或護軍一專管，喀爾喀台吉一協理；發土謝圖、賽因諾顏、扎薩克圖、車臣四部兵合三千人，歲六月集鄂爾坤出巡，九月罷歸牧：詔如所請。召還京，署吏部尚書，兼戶部，尋真除刑部。二年，授兩江總督。劾江西巡撫俞兆岳貪鄙營私，奪官，論如律。疏言蘇、常、揚、鎮、通、泰諸屬例徵麥二萬餘石，請改徵米，從之。

移督雲、貴。四年，加太子少保。五年，疏言：「雲南府屬縣引南汁等六河溉田，山溪菁澗水發不常，沙石壅遏，堤埂易決。請以時修治。」上嘉之。又言：「滇、黔、粵、蜀四省接壤，瑤、苗雜處，往往爭界構訟，積案莫結。如廣西鎮安屬小鎮安土州與雲南

廣南屬土目爭剝頭、者賴二村，臣令詳勘，以村入廣西境應歸廣西；而廣西又議以小鎮安土州歸雲南，畫昭陽關為界。雲南、四川於金沙江分界，雲南屬江驛、七戛、則補、晉毛諸地越在江外，兩省駐汛分防，犬牙互制，而四川又欲劃江分界。現在民、夷寧帖，應仍舊貫，不必紛更。其或田在彼境，糧在此境，當以糧從田，俾免牽混。」下軍機大臣議行。又疏言錢價日昂，請省城增十爐，臨安增五爐，發餉銀七錢三。下部議行。又分疏請開姚州鹽井，南安州屬　罕嘉、大小猛光、回子門諸地招墾，濬治金沙江。

旋移督兩廣，疏劾粵海關監督鄭伍賽需索侵蝕，擬罪如律。又疏言：「瓊州四面環海，中有五指山，黎人所居。請設義學，俾子弟就學應試，別編'黎'字，州縣額取一名。」八年，又疏言：「廣西東蘭州自雍正初改土為流，置兵二百戍守。水土毒惡，山路崎嶇，民病於運糧。請以其半改駐三旺。」均從之。

复移督川、陝。郭羅剋土番處青海界上，地寒不能畜牧，屢出為「夾壩」，夾壩，華言盜也。慶復令捕其酋林噶架立誅之，番眾頂經誓奉約束。慶復令貧番三百餘戶授地課耕，歲五六月許出獵，限一次，寨限十五人。要隘設汛置兵，松潘鎮總兵歲出巡，駐阿壩。番人訟不決，詣總兵剖晰。上中下三部置土千戶一、土百戶二，種人為盜，責三土目捕治。疏聞，下軍機大臣議行。又有瞻對土司在打箭爐邊外，處萬山中，恃險肆劫，掠及台站兵，有司捕治。上瞻對土目四朗、下瞻對土目班滾匿罪人不出。

十年，慶復偕巡撫紀山、提督李質粹疏請發兵進剿，上命宜妥協周詳，毋少疏忽。慶復遂發兵，質粹進駐東俄洛，扼兩瞻對總隘；夔州副將馬良柱出里塘為南路，松潘總兵宋宗璋出甘孜為北路，建昌總兵袁士弼出沙晉隆為中路，刻期並發，四朗詣宗璋軍降。士弼自擴城頂趨納爾格，與番人戰加社祜卡諸地，屢勝。良柱攻嚓嗎所，焚其寨三，地雷發，番人死甚眾。上下瞻對夾江而居，四朗居江西地，曰撒墩，其從子肯硃居江東地，曰孺耳，班滾亦居江西地，曰如郎。江東木魯工為要隘。四朗既降，宗璋兵越撒墩駐阿賽，去如郎數十里，良柱亦逼進如郎，質粹發兵往應，班滾力拒。宗璋分兵自然多會士弼，克臘蓋，破底硃。良柱亦撫定番寨四十六。班滾請降，慶復不許。疏入，上命毋恃勝輕敵。尋授慶復文華殿大學士，仍留總督。

十一年春，慶復進駐東俄洛，奏言：「前克底硃，班滾母率頭人至軍前請降，質粹遣令歸。臣諮詢質粹，令速進兵。」上責質粹失機，慶復又疏劾士弼意主招降，請奪官，仍戴罪效力。尋自東俄洛進駐靈雀，以明正土司汪結及降人騷達邦、俄木丁等為導，自茹色以皮船渡，破十餘卡，逼如郎，攻泥日寨，圍之數日，焚碉。質粹諮慶復，言班滾已

焚死，又言焚碉時，火光中望見番酋懸縊。慶復詢於眾，俄木丁於燼中得鳥槍銅椀，謂班滾物也，遂以班滾焚斃疏聞。上察慶復師逼如郎時，嘗奏班滾走沙加邦河，土目姜錯太迎入寨，未言至泥日；諭慶復，班滾渠魁斷不可漏網，毋留遺孽，毋墮狡計。尋加慶復太子太保。慶復又劾士弼怯懦乖張，奪官，逮下刑部論罪。

十二年，大金川土酋莎羅奔為亂，上授張廣泗川陝總督，召慶復入閣治事，命兼管兵部。尋廣泗奏言訊土司汪結，言班滾尚匿如郎未死，慶復得班滾子沙加七立，為更名德昌喇嘛，令仍居班滾大碉，冒稱經堂。上責慶復欺罔，奪官待罪。欽差大臣尚書班第奏言師克如郎，班滾已逃，僅得空寨。上逮質粹下刑部獄，召宗璋與質。質粹言：「曩報班滾焚斃，實未親見；後聞藏匿山洞，亦未告慶復追捕。」上命下慶復刑部獄，令軍機大臣會訊，按律定擬，坐貽誤軍機律論斬。十四年九月，賜自盡。

李質粹，漢軍正白旗人。雍正初，自把總擢藍翎侍衛。嘗從年羹堯出師，累擢陝西、固原提督。丁憂，命署四川提督。附和慶復妄言班滾死，慶復死之明年，斬質粹。

張廣泗，漢軍鑲紅旗人。以監生入貲授知府。康熙六十一年，選貴州思州。雍正四年，調雲南楚雄。雲貴總督鄂爾泰討亂苗，以廣泗佐其事，奏改調黎平。五年，擢貴州按察使。六年，廣泗率兵赴都匀、黎平、鎮遠、清平諸地化導群苗，相機剿撫，超授巡撫。清平屬丹江苗最悍，廣泗遣兵分道攻克小丹江、大丹江及雞溝等寨。鎮遠屬上九股諸寨與接壤，亦次第降。下九股、清水江、古州諸苗悉定。疏聞，上命與鄂爾泰詳議善後諸事，語詳鄂爾泰傳。十年，廣泗疏言：「清水江及都江為黔、楚、粵三省通流，當設哨船聯絡聲勢。古州應貯米，責成同知以下董理。譯人分別勤惰予糈，並授土官劄付，宣布條約，化導苗民。」下部議行。敘功，授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職。

準噶爾擾邊，寧遠大將軍岳鍾琪率師出西路。上授廣泗副將軍，召詣京師授方略。廣泗至軍，鍾琪方自巴爾廣爾移軍穆壘。廣泗將四千人出鄂隆吉，與鍾琪會於科舍圖，至穆壘。上召鍾琪還京師，命廣泗護大將軍印。廣泗疏言：「穆壘地處兩山間，築城其中，形如釜底，非屯兵進取之地。今築城未竟，臣與副將軍常賚兩營當要衝，兵止二三百，即鍾琪營亦僅數百，遇警何以抵禦？準噶爾專用馬，我兵必馬步兼用，而鍾琪立意用車，沙磧殊非所宜。至馬步兵弓箭、鳥槍之外，止攜木梃，全無刀戟，官兵莫不竊議。穆壘又無牧地，鍾琪留馬二千餘，悉就牧烏蘭烏蘇、科舍圖兩地，敵人窺伺可虞。駐兵數万人，糧運最要。地多叢山大嶺，車駝分運，必繞出沙磧。鍾琪聞寇至，輒令停運，以此遲緩。鍾琪張皇剛愎，號令不明。題奏奉到諭旨，臨時宣傳，莫測誠偽。」上奪鍾琪官，

命廣泗還軍巴爾庫爾。廣泗奏軍還巴爾庫爾，分兵防洮賚、無克克嶺，斷敵南走道，防廋集察罕、哈馬爾，斷敵西來道；巴爾庫爾北為鏡兒泉、噶順、烏卜圖克勒克諸地，東北為圖古里克、特爾庫勒諸地，敵自沙磧來，處處可通，皆置兵守。他諸要隘並設卡倫，巡護牧廠，哈密、塔勒納沁皆增兵為備。尋以查郎阿為大將軍，授廣泗正紅旗漢軍都統，留軍。十一年，廣泗將萬餘人分駐北山。十二年，诇寇至烏爾圖河，檄副都統班第達什、降調總兵張元佐及提督樊廷逐捕，越噶順至鄂隆吉大坂，擊破之，斬四百餘人，獲三十六人。捷聞，命議敘。十三年，準噶爾乞和，師還。授湖廣總督。

自鄂爾泰定苗疆，至是九股苗復為亂。尚書張照偕將軍哈元生、副將軍董芳率兵討之，久無功。高宗即位，授廣泗經略，赴貴州，將軍以下聽節制。廣泗疏劾照阻撓軍機，徵集兵數万，元生沿途分佈，用以攻剿者不過三千，顧此失彼。芳駐守八弓，僅事招撫。巡撫元展成治賑，條款紛錯，官民並困。上為奪照、芳、展成等官，命廣泗兼領貴州巡撫；罷元生將軍，以提督聽廣泗驅策。十二月，廣泗至凱里，分兵三道進剿：副將長壽出空稗，總兵王無黨出台營，廣泗督兵出清江地曰雞擺尾，刻期並進。破上九股卦丁等寨，毀其巢，餘苗走入牛皮大箐。乾隆元年正月，廣泗令諸軍合圍，獲其渠包利等，斬萬餘級，諸苗悉定。授廣泗雲貴總督，兼領巡撫，進三等阿達哈哈番世職。奏定鎮遠、安順、大定、平遠諸營製，增貴州兵額，都計二千九百有奇。三年，復請濬治清水江、都江，增爐鑄錢。皆下部議行。五年，請入覲，會湖廣城步橫嶺等寨紅苗糾粵瑤為亂，命廣泗往勘。九月，授欽差大臣，楚、粵提鎮以下受節制。十一月，亂定。六年正月，至京師，乞歸葬，賜其父母祭。貴州黎平黑苗复糾粵瑤為亂，命廣泗還貴州按治，獲苗酋石金元等置之法。十年，加太子少保。

十一年，大金川土司莎羅奔為亂，調川陝總督。廣泗至軍，小金川土司澤旺土舍良爾吉來降。八月，遣總兵宋宗璋、許應虎分道攻勒烏圍，副將馬良柱攻噶拉依，副將張興、參將買國良繼進。山險碉堅，轉戰逾二年，師無功。十三年，疏劾良柱自丹噶撤軍失砲械，命逮詣京師。上授大學士訥親經略，出視師，並起岳鍾琪赴軍，詔責廣泗師老氣怯，調度失機宜。廣泗奏報攻克戎布寨五十餘碉，諭曰：「此亦小小攻克耳。佇待捷音，以慰西顧。」訥親初至，督攻碉，師敗績。總兵任舉為驍將，戰沒。乃議令官軍築碉，謂與賊共險。上以為非策，責廣泗附和推諉，嚴諭詰難。訥親劾廣泗分十道進兵，兵力微弱，老師糜餉；鍾琪亦劾廣泗玩兵養寇，信用良爾吉及漢奸王秋，洩軍事於敵。上責廣泗貽誤軍機，奪官，逮至京師，上御瀛台親鞫。廣泗極言其枉，命用刑，辨不已。上諭曰：「金川用兵，張廣泗、訥親前後貽誤。廣泗初至軍，妄為大言，既久無成效，則諉過於部將。及訥親往，乃復觀望推諉，見訥親種種失宜，無一語相告。見其必敗，訕笑

非議，備極險忮。蓋恐此時奏聞，猶或譴責，不若坐視決裂為得計也。朕詳悉推勘，如見肺肝。訥親且在其術中而不覺矣。廣泗熟嫻軍旅，與訥親並為練達政事之大臣，乃自逞其私，罔卹國事。今朕明正其罪，以彰國憲。 」下軍機大臣會刑部議罪，當失誤軍機律斬。十二月，斬廣泗。後十日，諭並誅訥親。

論曰：為三軍擇將，豈易言哉？查郎阿臨邊未遇敵，按殺成斌、勳。世謂與查廙有連為修怨，甚矣其枉也！傅爾丹中敵間，師徒撓敗，世宗特寬之；高宗時復起，至與岳鍾琪同視，何其幸歟！若馬爾賽之畏縮，慶復之欺誑，譴當其罪。廣泗傾鍾琪，劾照，知訥親不可撼，乃坐視其敗，以忮殺其身，雖有勞不能逭。籲，可畏哉！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